

【下午茶社 | 清紀】時間軸：第四學年，接近期末。

滿桌香甜、香氣四溢的空間裡無不歡笑，卻有一隅保持著寧靜的氛圍。
並非與世隔絕，只是當歡騰流經那處，便自然地緩下腳步。

在那兒，酒紅長絲整齊地垂落，綠眼的少女輕啜杯裡的溫潤，雪白的貓兒在她腿上漸漸甦醒，睜開的眸是相異的色彩。

抬起一藍一黃的眼瞳，牠在少女的輕撫下望過周遭，然後忽地起身、躍下，跑向褐髮的少年——他手上，似乎有牠感興趣的食物。

那是最後一塊烤魚鹹派。

鮭魚混合著牛奶香氣，隨著蒸騰的熱氣緩緩地從少年手中，飄盪到貓兒靈敏的鼻道裡。那塊鹹派此刻與彈跳的逗貓棒相去無幾。還記得稍早前烤派一上桌，幾位帶著貓的午茶社成員紛紛制止毛球們騷動的畫面。

「貓咪——」

少年看著白色絨毛球輕盈踩近，像個孩子單純地綻開笑容。他把鹹派高舉過頭頂，彎下腰想去摸牠蓬鬆的貓尾巴。

尾巴靈巧地往旁一偏，雙眼則直勾勾地盯著被高舉的鹹派。

噢，鹹派！那香氣是多麼地誘人——眼裡彷彿透著這般訊息，白貓已蓄勢待發。

「慕緹！」

瞬間遠離地面的貓兒在少女懷裡發出細微的抗議，不安分地移動身軀、直往少年——正確來說是鹹派——探去，讓少女露出無奈的弧度，「抱歉，清紀，她剛醒來——」

向少年致歉後，夏洛特的視線迅速掃過桌面，找尋其他玩物好安撫懷中的白色絨球。最後她選中一塊飄著奶香的小圓麵包，金黃外皮被烤得恰到好處，連她都被勾起口腹之慾。

空出一隻手揮動魔杖，圓麵包倏地化為一團帶著奶香的毛線球，並被指揮飛到白貓面前。晃呀晃的毛線球立刻吸引貓兒的眼球，少女放下白貓與線球，讓他們自個兒去玩。

「這應該能讓她玩一陣子。」對清紀微微一笑，舞動魔杖喚來自己的杯盤，索性遷移座位在少年旁邊坐下。

而少年則是微微偏過頭去看在一旁獨自追逐毛線球的慕緹。

「竟然有了毛線球就忘記鮭魚派……」此刻，清紀笑得並不像夏洛特一樣無波，而是輕巧地抖著肩膀，彷彿他錯過的蓬鬆貓尾巴正搔著他的頸子，「不過我喜歡醒著的貓，所以沒關係。」

小心翼翼地咬下一口鹹派，確認內餡的溫度不如想像中那麼燙口，才又接著咬了一口習慣的大小——鮭魚特有的香氣被鮮奶襯得恰到好處，溫和地從舌尖擴散到鼻腔。清紀覺得或許會有一道貓咪也能吃的奶油鮭魚派，而貓咪們肯定會為了這道菜餚開心地晃動長長的尾巴吧。

「謝謝，醒來的貓有時會帶來一些驚喜。」謝過少年的體諒，少女輕笑起來，綠眸瞥過與毛線球玩得正樂的慕緹，「多虧了麵包原有的香氣呢。等會兒還是要給她一點好吃的解解饞。」

在清紀享用鹹派的同時，夏洛特也自小籐籃裡取來幾個奶油麵包。烘烤過的奶油內餡自裡飄香，揉合麵包香氣與鬆軟的口感，撓是一道簡單而美味的點心。

稍微緩了饑，少女逕自開啟話題，輕輕開口：「雖然把麵包變成了『不能吃的東西』，可是原本還是一塊『可以吃』的麵包。不過，即使是以原本的姿態和慕緹相遇，對她來說依然是『不能吃的東西』——這點卻沒有改變。」

偏頭看向清紀，酒紅髮的少女漾開笑容，「突然覺得很有趣，對吧？」

如果清紀頭上擁有一對和慕緹相同的尖耳朵，夏洛特肯定可以看見少年的耳殼緩緩地轉了方向——從向著慕緹的草地，轉向剛解決完奶油麵包的自己。不過事實上，清紀僅是扭回了他的頸項，並且讓兩雙綠眼睛對成一條筆直的線。

「物理上的『不能吃』和規定上的『不能吃』嗎？」將手中剩餘一半的鹹派放回小碟，清紀揮了揮魔杖，讓稍遠的方糖罐挪到自己面前，「總覺得……變形學就像是《賣火柴小女孩》裡，那些火柴點亮之後看見的東西。即使再怎麼樣點燃火柴、揮動魔杖，得到的終究只是幻想而不是事實。所以夏洛特只能把麵包變成毛線球、讓慕緹不去試著把它吞下肚子，但卻不能直接變成其它不造成慕緹身體負擔的食物。」

就連食物之間的轉換也辦不到呢。即使把奶油麵包變成貓乾糧，然而對慕緹而言，吃進嘴裡的還是奶油麵包。

「——啊、那是麻瓜的故事，妳聽過嗎？」

清紀讓小夾子來回方糖罐和骨瓷杯兩次，才蓋上糖罐的蓋子。

少女的綠眸彎起，輕輕地笑了。她很高興想法有順利傳遞、並且被少年接收，以更為理性的說法解讀出來。

這份喜悅也加深她聊天的興致，點點頭、語調輕快地續道：「聽過。用來比喻變形學真的挺適合的。雖說『幻想』不是現實，但是這份想像力，就是我們的力量喔——而且是屬於自己的力量。」

說著，夏洛特輕揮手臂、手腕靈巧的轉動，幾塊司康飄落於瓷盤，滑潤的奶油及酸甜的蔓越莓果醬也分裝適當的份量於小碟中，落於瓷盤邊上。

「像是——」一支乾淨的攪拌棒被接著傳喚，浮在獅與獾的學生面前，並跟著話語與魔杖的揮點變幻形體，儼然成為一場小型演出，「現在我想像它是一把迷你長劍，那麼它銳利的刀鋒便可傷人；但是如果我只想像它是一把長叉，那麼殺傷力便下降許多了。就像是一年級的時候，把火柴變成牙籤還是針的差異。」

頓了頓，夏洛特淺淺一笑，銀針又再次變化——成了一支左搖右晃的逗貓棒。

「——當然，不只是傷人的東西，變形學也是能帶來快樂和笑容的魔法哦。」

「而且它還能讓兩個人的想像產生一點交集——」

清紀跟著揮動黑檀木魔杖，將糖罐裡其中一只方糖變成雪白的糖粉貓。它隨著魔杖劃出的圓弧，輕巧地從罐緣躍落，緩步走向夏洛特面前的小瓷盤，伸長前腳勾撈著化成逗貓道具的攪拌棒。

「像這樣。」清紀也笑了，「原本只屬於自己的東西，透過變形就可以和別人的想像存在同一個空間裡……這又和語言有點類似。」

睹著小巧糖粉貓與逗貓棒的互動，如收到驚喜般，夏洛特以手指稍掩嘴、輕聲笑起來。

「呵呵…是呢，一種想法的交流——並因魔法而具象化了。確實和語言相像。啊！這麼說起來——」

說著，一雙盈綠稍稍睜大、蘊含神采。

少女輕輕拍掌後，話語也跟著躍動起來，「如果有不擅長言詞的人正巧擅長變形學，就能透過變形學來輔助，傳遞想法給別人了！雖然算是治標不治本，但是能和人交流總是愉快的，對吧？」

含笑的眸子轉向玩著逗貓棒的小糖貓——看，很快樂吧！

「真的。」

或許世界上的每一個人，都有屬於自己的窗口來和外界產生連結吧。清紀跟著將視線挪到糖粉貓身上，想像它如果好奇跳上杯緣、將腳掌探入茶液之後的事，同時又想著每個人表達自己的理由。腦海裡的世界只有自己知道也無妨，但是像這樣有人聽見了、細細思考了、作出回應了，感覺並不壞——或許不只是不壞而已，更多的是覺得開心。

雖然兩種不同的想法撞在一起，很多時候衝突也必然跟著接踵而來，因此才必須仔細判斷什麼時候該說些什麼，又或者什麼都不要說。

「而且總覺得變形學比語言溫和多了。」

「溫和嗎……我倒覺得一方面也是人的問題呢。」思考少頃，夏洛特回應，「就像人與人交談時可能會產生衝突，變形學也會吧，只是換了個方式。」

然後，在對方心裡劃上一道傷、施加一道枷鎖，無形的傷害或是束縛，往往最為沈重。情感和千頭萬緒在心裡打了結，打不開，也斬不斷。

最終，只能用溝通及互相理解來撫平那道傷，解開那個結。

那雙澄綠輕輕開闔，忽然溢出的思緒緩緩收回，恢復平靜。

「要是用變形學打起來，後果也不堪設想吧？」

視線重新對焦在清紀身上，與平時無異的微笑掛在唇上，看不出方才腦海短暫的洶湧。

「這麼說也是。」查覺到夏洛特投過來的目光，清紀跟著抬起眼簾，回以一個輕巧的笑容：「像是我如果把某個人變成一頭豬，對方一定會很生氣吧——你竟然覺得我是豬！——這樣。」

儘管畫面有些滑稽，但他知道這其實一點也不好笑。不管是真心希望一個人變成豬，或是被別人變成豬，一定都是很傷心的事。這麼說來，精通變形學的巫師也可以對人類使用消失咒吧。但是，到底要懷抱著多強烈的感情，才能打從心底希望對方消失呢？

清紀緩緩斂起笑意，垂眼凝視魔杖的尖端，烏黑的檀木底下藏著柔軟的獨角獸細毛。

「嗯，一定是呢。」淡淡笑著，卻僅只是為了清紀舉例時的口吻。

只是知道，當擁有這種想法而對人施咒時，肯定、鐵定——是件難過的事情。因為比起話語，直接將腦中所想幻化而出的變形學，或許更直白許多。

說起來…步入高年級的她，或許下個學年就要學習消失咒了。而那將不僅是單純的「變形」。到時，自己會懷抱著怎樣的心情練習、施展咒語呢？和把誰變成豬一樣，負面的情緒嗎？

不曉得自己正巧和垂眸的少年想起同道咒語，夏洛特只是讓思考在自己腦中轉著。閉眼，然後深呼吸。

——不，一定不是。

睜開眼睛，世界再度映入澄淨的淺綠。

「……是想守護。」輕柔低喃滑出唇瓣，少女這才回神，迅速轉向清紀，「啊、抱歉，剛才我在想消失咒——」

一抹潔白晃過餘光，替他們按下暫停鍵。

白貓靈巧地躍上少女替牠空出的空間，站在墨黑的布料上，往兩位小巫師的餐點探頭探腦，惹來一陣輕笑。

「——想繼續聊聊嗎？消失咒。」

然後, 在夏洛特的微笑中, 酒紅與暖褐的身影再次陷入討論。
關於消失咒、下午茶與貓。